



唐

書

三



伊
1.7.35
246



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戰區露芻蔽野光弼酌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焮銳弗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飢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橐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

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握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

人乃徹民屋為掘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
二思明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明宴
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徒
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
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没于
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
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
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昔乃歸私寢收清
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加檢校司徒
尋遷司空封鄭國公食實戶八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以
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女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
弼與諸將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嘉山

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禽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既而思
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
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
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
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城方闕洛
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
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都將
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
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斯勝難與
爭鋒欲誑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
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
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

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後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崆嶺盡為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夜士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眾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渾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眾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光弼自將治中渾樹壁掘

塹擊捨南城攻中渾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賊大潰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眾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疆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佗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眾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

械以億計禽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
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
刀於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
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
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聲度
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
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
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
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
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
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
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

命

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會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
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
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
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
獻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五百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
唵思歸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
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
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
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
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
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
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度河係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

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
三司中書令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河
南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泗
州帝爲賦詩以餞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輿
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係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
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
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
兗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瑒衡仲卿
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類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光弼收許
州斬賊羸千級縛僞將二十二人朝義分兵攻宋州光弼破走之
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爲正月殘剽州縣光弼遣
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東平詔增實封戶二千

與一子三品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相州北邙之敗朝
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
有以中傷者及來瑒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
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
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
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
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不許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
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
五十七部將卽以其布遂爲光弼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卹其
母贈太保諡曰武穆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而後
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
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

光

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子彙有志操廉介自將從賈耽爲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符離爲宿州光弼有遺愛擢彙爲刺史後遷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奉錢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光弼弟元進字太應初爲房瑄裨將將北軍戰陳濤斜兵敗奔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卽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儀爲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自至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譖出爲渭北邠寧節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遷太子太保卒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爲榮光弼所部將李懷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杲自有傳若荔非元禮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

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皆章章可稱列者附次左方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摯攻北城光弼方壁中渾摯聞併兵從光弼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鵝撞車麾兵填塹入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爲我實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卻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欲按軍法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鬪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懷州刺史知鎮西北庭

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進收洛陽軍敗元禮徙軍翼成爲麾下所害

郝庭玉驍勇善格鬪爲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璜玉功爲多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吐蕃犯京畿與馬璘屯中渭橋它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累爲秦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

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抉關以折衝從收魚海五城遷中郎將後爲朔方將積勞擢雲麾大將軍賜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年爲鹽州刺史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略汧隴國臣謂人曰虜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反顧乃引兵登安祿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瑊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

白孝德安西人事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千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千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爲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與語頃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邠寧僕固

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德應之大戰赤沙烽斬獲甚衆累封昌化郡王歷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詔與賈耽張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師却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刀以禦之兩刃相嚮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挈野人船以達沔州潰兵至江陵哭於廷伯儀妻勞勉出其家帛給之乃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旣請諡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爲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全而

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忠可錄遂諡曰恭

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元光初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土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爲兩都遊奕使長安平率兵清宮進擊餘寇身被數創肅宗躬爲傅藥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王騎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遠城使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督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爲平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輕騎出入廷玉稱爲勝已以子妻之及歸薦于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爲前鋒次刺城賊衆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橫擣其右賊鋒詘數月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襄城

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懈沐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諱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遺觀察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云

侯仲莊字仲莊蔚州人爲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禽安太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爲都將訓兵自守號爲平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代之引爲腹心封上谷郡王爲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遷左衛將軍爲防城使修壘堞晝夜執戈徼循從幸興元殿軍駱谷授防禦招收使帝還都復鎮奉天幾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學擊劍欲

報賊父友王奐爲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頡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始能立功乃薦之光弼授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兵隸浙西豫平袁晁方清其後潘獍虎胡參分據小傷蒸里又擊破之是時年二十四更戰陳六十二李希烈圍陵寧過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泝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圖形凌煙閣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坐友人闖入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州大都督子耆別傳

烏承玘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其王魯蘇挈族屬及邵固妻子自歸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玘擊之

破於捺祿山二十二年詔信安王禕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
玼請含章曰二虜固劇賊前日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畜
銳以折其謀含章不信戰白城果大敗承玼獨按隊出其右斬首
萬計可突于奔北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奔詔
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
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玼窒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
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安
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彊爲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那
承慶安守忠就督事且圖之承玼勸思明曰唐家中興與天下更
始慶緒偷肆屠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束身本朝湔洗前汙此反掌
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始承恩爲冀州刺史失守思
明護送東都故肅宗使自雲中趣幽州開說思明與承玼謀投覺

殺之不克死承玼奔李光弼表爲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爲石嶺
軍使王思禮爲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京師卒年九十
六子重胤別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鷺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
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
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
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
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爲
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
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終

唐書百三十六

唐書百三十六

郭子儀列傳第六十二

唐書百三十七

唐書百三十七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刺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為使俄苦地偏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秀巖河曲敗之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陘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眾數萬平藁城南攻趙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偽守郭獻璆還常山思明以眾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

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缺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之，執獲數萬，牛羊不可勝計。河曲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叅軍韓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

鋒在城中，謀爲內應。子儀攻蒲，復等斬陴者，披闔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僞納之，兵半入，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旰死于陣，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潏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臯于朝，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不番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旣鼓鉦鼓徑百餘里，師

率

張

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空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眾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

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炁前軍遇之戰鄴南夷負相當炁中流矢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畱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畱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上元

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爲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

董諸

公母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王獻忠以毅騎叛劫詔王欲奔虜子儀讓之取諸王送行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寢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譙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初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爲游弈直度澧民給虜曰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俠

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畱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嶺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與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寶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先地非良哉今道

秦

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嗥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阨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闡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

爲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恩賚崇縟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事百官往慶敕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宮故累聖曠不置員皇太子爲雍王定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墮大典且用兵以來僭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恥今凶醜略平乃作

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帷帟咸具永泰元年詔部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

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云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卽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卽召與飲遺綿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它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聞道以蠟書賜子儀令

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涇陽邀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爲盜馬璘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屯邠州徙璘爲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瘡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

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千戶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二百匹盡罷所領使及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羣臣往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子儀事

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聞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嗔之卽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很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外賦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畱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元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

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子曜盱眙朐朶曙映而四子以才顯曜性沈靜資貌瑰傑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爲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長無閒言諸弟或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朴簡自處子儀罷兵遷太子少保昆弟六人共制拜官子儀薨以遺命簿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後盧杞乘政忌勲族子儀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次得罪姦人幸其危

多論奪田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鎰力保護德宗稍聞之詔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又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歿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孝初曜襲代國公食二千戶貞元初詔減半以封晞曖映曙人二百五十戶未幾復詔四人各減五十戶封曜子鋒晤子鏞各百戶云

晞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進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仄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璘合軍擊虜破之虜復來陣涇水北子儀遣晞率徒兵五千騎五百襲虜晞以兵寡不進須暮賊半濟乃擊斬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乃止居父喪值朱泚亂南走

山谷賊昇致之欲汙以官佯瘖不答賊露兵脇之不動數以城中事貽書李晟既而奔奉天天子還改太子賓客子綱從朔方杜希全幕府希全檄爲豐州刺史晞憐其弱不任事丐罷德宗遣使者召綱綱疑得罪挺身走吐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晞坐免尋復太子賓客累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尚書孫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注頗懼進給事中俄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隨帝曰朕謂久次欲優其稍入耳乃復畱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緡帛非所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不類勳家

陞

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家無餘貲親友爲辦喪祭贈吏部尚書

曖字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曖年與公主侔十餘歲許昏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寵冠戚里大曆末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主坐事畱禁中朱泚亂逼署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罪進曖金紫光祿大夫賜實封五十戶尋遷太常卿貞元三年襲代國公卒年四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初曖女爲廣陵郡王妃王卽位是爲憲宗妃生穆宗穆宗立尊妃爲皇太后贈曖太傅四子鑄釗鏜鈺鑄襲封

釗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爲奉禮郎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改檢校工部尚書爲邠寧節度使入爲司農卿憲宗寢疾宦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釗答曰殿下爲太子當旦夕視膳

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穆宗卽位檢校戶部尚書兼司農卿俄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徙河中尹領晉絳慈隰節度敬宗立召拜兵部尚書又帥劔南東川大和中南蠻寇蜀取成都外郭杜元穎不能禦詔劔兼領西川節度未行蠻衆已略梓州州兵寡不可用劔貽書譙蠻首箠巔以侵叛意箠巔曰元穎不自守數侵吾圉我以是報乃與劔脩好約無相犯天子嘉之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疾請代爲太常卿卒贈司徒子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公給事中盧弘宣奏劔妻沈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孫其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冒嫡不應襲使仲文承嫡則沈當黜且仲詞亦不得尚主乃詔仲詞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歷詹事府丞亦尚金堂公主
縱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爲主營第長興里順宗立主進

封漢陽公主擢縱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自景龍後外戚多爲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恭遜折節不以富貴加人性周畏不立赫赫名有諫於上退必毀橐家人子弟無知者別墅在都南尤勝塏穆宗嘗幸之置酒極歡改太子詹事充閑廡宮苑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銛性和易累爲殿中監尚西河公主縱卒代爲太子詹事宮苑閑廡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蹕至伏謁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衛兵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子李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

南行路險且虞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
曙清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爲禁軍將軍曙終祁國公子儀母弟幼
明性謹愿無過拙于武喜賓客以子儀故終少府監贈太子太傅
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關隴陷不得歸朝廷但命官遙領其使
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北廷節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詔曰
四鎮二廷統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與率職自關
隴失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
交修共治之効朕甚嘉之令忠可北廷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賜
氏李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諸將吏超七資敘
官云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
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胙若贊旂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
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
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
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
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編唐史臣裴垺稱權傾天下
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垺
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郭子儀列傳第六十二

郭子儀字承相華陰人

唐書百三十七

二李馬路列傳第六十三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

唐書百三十八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嚮摧北馬靈營爲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爲神通大將初仙芝特以計襲取石其子出奔因構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石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

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胡銳于鬪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蒞醢卽馳守白石路旣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挺鏖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畱爲疏勒鎮使城一隅阨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絕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窿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醒具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卽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輩

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倚角常爲先鋒以巨梃咎鬪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卽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晡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鎬魯炆來瑱嗣吳王祇李負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虢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耄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諸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諡曰忠勇贈武

威郡王給靈輦護還在所葬日使中人臨弔中朝臣祖泣塋給掃
除十戶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于
官以助軍云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宋州刺
史

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所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
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墮于地乎開元
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
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
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邛山旗
鎧照日諸將尢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
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
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

璘引還間關轉鬪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
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
數千級漂血丹渠帝引見尉勞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
營節度使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
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
天大旱里巷爲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卽命撤之明日
雨是歲大穰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
舊復以鄭頴二州隸之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
設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俘級數萬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
朝求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十一年卒於軍年
五十六贈司徒諡曰武璘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屯棘以忠力
奮在涇八年繕屯壁爲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爲

中興銳將初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玉讓鄭穎璘因得哀積且前後賜賚無算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方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赴弔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卽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寢及宦人劉忠翼第璘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其後賜羣臣宴多在璘山池而子弟無行財亦尋盡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閑騎射少從軍其爲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爲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爲氏進至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擢陳鄭穎毫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凶焰勃然鼓而行自謂無前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

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裏俘殺甚衆賊乃捨去從光弼戰大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欒城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東距虢西抵岐椎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柢蹊隧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客精騎四百自桃林虢川襲之賊帥高玉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閱旬五谷平卽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部尚書大曆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屯盩厔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坻達扶文縣地二

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
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
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諡曰昭武從父弟抱真
抱真字太玄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
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
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
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旣而懷恩敗如
抱真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畱後旣謝因言百姓勞逸在
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
仍爲懷澤潞觀察畱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
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刈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
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

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稟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
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久之爲澤潞
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抱真權磁邢兵馬畱後
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
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
朝光又破之臨洛遂解臨洛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悅
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
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蒼卒狩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
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滔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
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羣盜所憚興元初檢校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繇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
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旣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

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允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諉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子卽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旣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

長者爲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真表署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寤而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厭勝因疾請降官七讓司空還爲左僕射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蠹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危得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年六十二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勉佐之副使李說及諸校俯首皆嚙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悉發府庫勞軍會昌卽爲抱真表翌日令諸將署章請以節付緘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貴緘謾若抱真疾請詰朝見凡三日緘乃出見使者陳兵甚嚴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兵屬延貴君速歸發喪緘愕然謂諸將曰詔不許若何衆不對乃遽以印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貴

視事護緘赴東都仲經逃諸外捕殺之會昌得不坐始緘遣將陳榮以書抵武俊假其材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亡誰詐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囚榮而讓緘焉詔贈抱真太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劔客以世蔭爲鄴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爲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爲天下最玄宗以爲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後爲郭子儀朔方節度畱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卽殺之一軍皆震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爲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遣效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擊載諭市吏禁止乃得

去魏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卽日杖死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五嶺大擾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瑤敬晃爲才擢任之使瑤督大軍當其衝晃率輕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晃及支黨萬餘築尸爲京觀俚洞魁宿爲惡者皆族夷之還爲檢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晃事株戮舶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德宗立陰賊宰相楊炎炎錄前効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畱守俄加懷鄭汝陝河陽三城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恕

應字從衆以蔭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刺史詔嗣父封鑿巖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爲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

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闕不言勉起見父臣常媿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卒諡曰靖恕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晁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嗣恭節度河陽也恕爲懷州刺史年纔三十楊炎用扞魏博爲時嗤詆累遷鄜坊宣歙觀察使坐事貶吉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二李馬路列傳第六十三

終

唐書百三十八

唐書百三十八

房張李列傳第六十四

唐書百三十九

唐書百三十九

房瑄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瑄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爲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叅軍復爲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爲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機算詔總經度驪山疏嚴剔藪爲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爲宜春太守歷琅邪鄆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瑄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卽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

當時利病箝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爲改容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瑄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瑄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瑄除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銜之因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爲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瑄性疏濶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孰肯爲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爲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瑄爲聖皇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爲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

陛下非忠也瑄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瑄以進明爲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瑄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任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參謀瑄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愬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愬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

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
哀夷散復圖進取瑄雅自負以天下爲已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
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瑄每詫曰彼曳落河雖多能
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
瑄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畀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瑄瑄數
稱疾不入會御史大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瑄素
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
蘭出入瑄所瑄昵之廷蘭藉瑄勢數招賕謝爲有司劾治瑄訴于
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爲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
河郡公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自謂當柄
任爲天子立功善瑄者暴其言于朝瑄方日引劉秩嚴武與宴語
移病自如帝以瑄虛言浮誕內鞅鞅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

年出瑄爲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中外始
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卽治府爲營吏攘民居相淆灌瑄
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爲
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瑄有遠
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
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爲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
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損云
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
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
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
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倉
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子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置幕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重權近希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偃喪自領外還孺復不出臨弔與妻鄭不相中慈姆為言乃具棺召家人生斂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媚殺二侍兒私瘞之觀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既又與崔通請復合詔許未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瑄孫啟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贅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荆南帥節啟至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內忿爭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啟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既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啟啟畏使者邀重餉即曰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太僕少卿啟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

殺宦人貶啟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博易罷臘口等使

瑄族孫式擢進士第累遷忠州刺史韋臯表為雲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臯卒劉闢反式留不得行賊平高崇文保貸之言諸朝除吏部郎中時河朔諸將劉濟張茂昭等更相劾奏帝欲和之拜式給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旨遷陝虢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車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禽而河南民先困詔可都鄙安之改宣歙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刺蜀州劉闢構難即謂闢曰向夢公為上相儀衛甚盛幸無相忘闢喜以為祥後闢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諡博士李虞仲曰始闢反為其用者皆救死其頸可盡被惡名乎

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闕走西山召所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而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諡乃定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略少事吳兢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卽返不及世務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已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閻丘曉趣救曉懷撓逗畱不肯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鎬怒杖

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款鎬揣其僞密奏曰思明執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結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略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叅軍代宗初起爲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鎬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椎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衆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

爲舊德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倣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倣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卽馳召之泌旣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重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

坐乃本作堂

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蘄春郡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卽位怨之欲掘家焚骨泌以天子而

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脇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慙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

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竝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熟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劔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誥戒行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

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彊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畱後李暉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祕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畱之會豐州闕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豐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旣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廷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

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餽饗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屯鄆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旣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貲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旣彫耗負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叅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叅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

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爲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臯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爲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郃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

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佗曰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介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卽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郃國爲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緡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

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卽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

建

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嶼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駢珠刺繡爲乘輿服舉焚之以爲禳禳德宗素不爲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輜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

唐書百三十九
十
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啟塞從時何魁岡爲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玼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

繁少才警無行泌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泌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既具藁以繁可信夜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卽摘其條以自訴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烝其室士議謹醜由是擯奔積年後爲太常博士權德輿爲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理少卿弘文館學

握

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爲亳州刺史州有據賊剽室廬略財貲爲患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略悉知賊巢藪所在一旦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啟觀察府爲擅興詔御史舒元興按之元興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爲濫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冤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掘筆著家傳十篇傳於世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

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房張李列傳第六十四終

唐書百三十九

唐書百三十九

崔苗二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唐書百四十

唐書百四十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
向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
參軍尹蕭炅薦之遷會昌丞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引圓爲左司
馬知畱後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御史中丞劍南節度副大使圓銳
功名初聞難刺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
疏具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劍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
百司殿宇帷幔皆具益嗟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瑄韋見素赴行在
所帝爲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
封戶五百乾元元年罷爲太子少師畱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
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陽

詔削階封尋召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爲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畱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久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曆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爲修武尉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久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吏下因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爲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遙然歲命它官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爲第一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安祿山因閒言之帝爲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

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陽太守遙武當太守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卽充河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沉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醕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遷工部尚書東都畱守召爲憲部兼左丞安祿山反竇廷芝奔陝郡不守楊國忠本忌其有望卽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鎮邊授陝郡太守陝虢防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忤旨聽致仕于家車駕入蜀搢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戶改侍中旣而乞骸骨罷爲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玄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

唐書百四十一
變以幸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年
老寒甚乞閒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爲御小延英召對
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卧家賊輿致脇
之噤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事永泰初薨年八十一
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諡曰懿獻元載未顯時爲晉卿所遇載方
相故諷有司改諡文貞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爲營生祠
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
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欲
以李輔國爲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
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
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誘衆嘗自爲父碑文有
鵲巢碑上賊入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曆七年配

享肅宗廟廷十子發不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粲德宗時官至郎中
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
與帝王同粲等宜與外官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
與衆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
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門啟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
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粲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
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爲三
朝所推安肯爲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爲之況老臣乎帝然之而
粲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爲
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
衆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

唐書百四十一
三
拱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爲歛葬由是寢知名河
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
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
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馱于勤且
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
如逡巡失億兆人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
師退居儲貳以待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
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啟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
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
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卽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爲
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拜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

五百戶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復爲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山
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爲李輔國所昵冕表爲判官烜抵法坐
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
驅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內冤之陛下宜還
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
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
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爲贊謝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畱守不
踰月卒有詔贈太尉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侈旣
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直數百金者常數十每廣會賓
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旣衆吏
白俸簿月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閒世訾其嗜利云始肅宗廟惟
苗晉卿配享冕卒後二十餘年有蘇正元者奏言肅宗爲元帥時

師纔一旅，冕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旣逾月，房瑄來，又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冕乃不與，有詔冕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明，不干當世。年旣長，始以仕家推蔭，爲興寧陵丞，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頻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彊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爲吏部侍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遵慶忠厚，大臣故奉詔宣慰，懷恩聽命，將入朝，旣而爲其將范志誠沮止。時帝在陝，遵慶脫身赴行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爲集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

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爲榮。嘗有族子病狂，易告以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卽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豪疏數，而莫知所言。大曆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爲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向。

向字僚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紆爲同州刺史，奏署判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紆奔奉天，而向領州務。貴先勸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爲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末，方鎮之副多自選于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陝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

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再遷藍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爲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昭宗悅遷兵部侍郎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柄因與樞善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貶胤官樞亦罷爲工部尚書已還宮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廷範勲臣自宜任方鎮何用

爲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卽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貲贍濟所欲故稱譽曰廣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尉採訪使韋陟署爲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總史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頽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敗潼關諲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汙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爲三司使

處其罪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敗帝憂之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爲宰相而苗晉卿王璵罷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纓拜賜人譏其失禮諲引妻之父楚賓爲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爲郎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爲人求官諲奏爲藍田尉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諲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荊州長史張

客

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爲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賞以緋紫出褚中詔書賜衣示之羣蠻休於賞而財不足更爲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姦因泰芝過潭縛付吏劾賊鉅萬得左道讖記并奏之輔國矯追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譖承鼎陷不辜詔諲按罪諲使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州後泰芝終以賊徒死承鼎追原其誣諲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奏取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諲之相與李揆不平

既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卽妄奏置軍湖南非便又陰遣人刺譚過失譚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之顯條其罪譚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譚在朝不稱任職相及爲荊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譚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裒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譚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爲宰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諡有司博士獨孤及諡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諡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諡在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諡曰文冀缺之恪甯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諡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諡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

博

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貞褊蓋有爲爲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憲韋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諡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諡遂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銳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冕明彊嗜利不知大體譚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爲治也遵慶寡疵中人之賢與

崔苗二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唐書百四十一

唐書百四十

崔鄧魏衛李韓盧高列傳第六十六

唐書百四十一

唐書百四十一

悟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靈昌祖敬嗣嗜酒博中宗在房州吏多肆慢不為禮敬嗣為刺史獨盡誠推奉儲給豐衍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召見悞非是訪真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勇決任氣長六尺瞳子黑白分明開元末為唐安令與楊國忠善累遷京兆少尹為吐蕃弔祭使還會玄宗西狩詔留光遠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誰何宮闕斬十數人乃定因偽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為京兆尹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廢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為賊且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第斬曳落河

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曰尹巡門門兵具器仗迎謁至皆斬之募得百餘人遂趨靈武肅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復爲京兆尹遣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剽涇陽休祠房椎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穀滿徂其前命驍士合譟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噉俘一首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扈帝還改禮部尚書鄴國公封實戶三百乾元元年繇汴州刺史代蕭華爲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崧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傳城下詭呼曰處崧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崧處崧善戰衆倚以爲重及死人益危魏城經袁知泰能元皓等完築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會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陷荆襄諸州

因拜持節荆襄招討充山南東道兵馬都使又徙鳳翔尹先是岐隴賊郭愔等掠州縣峙五堡光遠至遣官喻降之旣而沈飲不親事情等陰約党項及奴刺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帝怒光遠無狀召還復使節度劔南會段子璋反東川李異敗走成都光遠進討平之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者夷殺數千人帝詔監軍按其罪以憂卒

鄧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爲政簡肅有鼉集城門鄧班語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度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發冢墓

大食波斯賈胡死者五千人展叛凡三月乎追景山入朝拜尚書左丞以崔圓代之王思禮在太原儲詹羸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會卒管崇嗣代之政弛不治數月為下盜費略盡帝聞即以景山為太原尹封南陽郡公至則振覈紀綱檢覆于隱眾大懼而景山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麾下怨訕左右白景山景山曰此不食畱將安用邪因慢罵士皆羞忿有裨校抵死諸將請贖不許其弟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贖景山乃許減死眾怒曰吾屬命才一馬直乎景山護失叱遣之少將黃抱節因眾怒作亂景山遇害時寶應元年也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辛雲京為節度詔可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窶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諡曰敬

崔瓘博陵人以士行脩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為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覲忿爭覲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覲瓘聞難惶懼走遇害帝悼惜之

魏少游字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吏幹稱天寶末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畱少游繕治宮室少游大為殿宇幄帟皆象宮闕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饌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幟光鮮振旅以入帝見宮殿不悅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為稍命去之除左司郎中兩京平封鉅鹿縣侯遷陝州刺史王師潰於鄴河洛震駭少游鎮守自若擢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附已改衛尉卿會率羣臣馬助軍少游與漢中王瑀持異帝怒貶

渠州刺史復爲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正員三品諸王駙馬朞以上親及壻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大曆二年爲江西觀察使進刑部尚書改封趙國公六年卒贈太子太師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衛伯玉史失其所人少習武技爲有力天寶中從安西府積勞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卽位慨然願立功乃歸長安領神策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乾元二年賊將李歸仁以騎五千入寇伯玉與戰疆子坂破之獲馬六百匹遷羽林大將軍徙四鎮北廷行營節度使俄爲神策軍節度使思明遣子朝義夜襲陝將動京師伯玉迎擊破之於永寧加特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大曆初以母憂當代諷將吏畱已復詔節度荆南議者醜其畱十一年歸

京師卒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遠胄以勇票隸江淮都統李垣府爲偏將又從永平節度李勉軍勉師汴表澄滑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賊希烈以爲尚書令節度永平軍興元元年澄遣盧融間道奉表詣行在德宗嘉之署帛詔內蜜丸授澄刑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澄未卽宣乃先勒訓士馬希烈疑以養子六百戍之賊急攻寧陵邀澄至石柱澄密令焚營爲驚遁者養子輩果乘以剽掠澄盡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賊遣將翟崇暉率精兵寇陳州未還汴軍寡澄度不能制已又中官薛盈珍持節至封澄武威郡王賜實封乃燔賊旗節自歸希烈旣失澄而崇暉復敗繇是奔汝南澄引兵將取汴屯其北門不敢進及劉洽師屯東門賊將田懷珍納之比澄入洽已保子城矣澄乃舍浚儀兩軍士日爭忿

未能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送款於澄澄遣子清馳赴先此河陽李
芑使偏將雍希顥攻鄭數殘剽液拒之及納清希顥大怒急攻鄭
清助守殺河陽兵數千希顥焚陽武去澄遂如鄭詔授清檢校太
子賓客易名克寧貞元初遷澄檢校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
二年卒年五十四贈司空澄始封隴西公後乃進王爵每上章必
疊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澄之喪克寧悶不發閱旬日欲自領事
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殺之墨經加卒嬰城將爲亂劉洽以
兵屯境上遣使諭止遂自戢然道閉者半月詔以賈耽代鎮克寧
乃護喪歸悉索府中財夜出軍士從剽之殆盡澄柩至京猶賜克
寧莊一區錢千緡粟麥數千石云

韓全義家素寒史失其先世與卒伍以巧佞事宦者竇文場擢累
長武城使進拜夏綏銀宥節度使詔以長武兵赴屯全義素懦貪
無紀律爲下斬狎詔未下軍中徧知之謀曰夏州沙磧無樹藝生
業不可往是夜譟而亂全義縋以逸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
軍虞候高崇文誅亂首衆乃定全義得赴屯吳少誠以蔡拒命詔
合十七鎮兵討之時軍無帥統惟以奄豎監之遂敗于小澗德宗
以文場素爲全義地因用爲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許節度使上
官浣副之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它方略號令悉稟監軍每議攻戰
宦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賊知之數請戰
遇賊廣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癘全義未嘗存之旣戰師皆潰
還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賈英秀等保澗水不能固又入
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澗水全義誘潞
滑州數大將殺之然卒不振宦人共掩其敗帝不知少誠度無能
爲卽謾書謝監軍求洗前咎帝下其議宰相賈耽以爲五樓之敗

退

賊不追者以冀恩耳請納其誠帝然之全義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司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少誠歸國功大矣何必殺敵乃爲功邪還屯夏州中人卽第宴資然卒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旣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爲

盧從史其先在元魏時爲盛族後徙籍不常父虔好學由進士第歷御史秘書監從史少好騎射遊澤潞閒節度使李長榮署爲督將貞元後藩臣缺德宗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從史在潞姦獍得士心又善附迎中人會長榮卒卽擢拜昭義節度副大使旣得志寢恣不道至奪部將妻而能辯給粉澤其非府屬孔戡等屢以直語爭刺初唯唯後益不從皆引去元和中丁父喪未官從史卽

獻計誅王承宗陰伺帝旨繇是奪服復領澤潞因詔討賊而勒兵逗畱陰與承宗交得其密號授軍中又高芻粟直以售度支卽上書求兼宰相且誣諸軍與賊通兵未可進憲宗患之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瓘與對壘從史時過其營飲博承瓘多出寶帶奇玩夸之從史資沓猥所玩悅必遺焉從史喜益狎不疑帝用裴垍謀敕承瓘圖之承瓘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猝持出帳後縛內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諭以密詔而大將烏重胤素忠果部勒其衆乃定會夜疾驅未明出境道路無知者於是五年夏四月有詔慰其軍疏從史罪惡貶驩州司馬賜死子繼宗等並徙嶺南高霞寓幽州范陽人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初採訪使洪經綸言之詔表闕于門霞寓能讀春秋及兵法頗以感槩自尚狡譎多變往見長武城使高崇文崇文異其才檄任軍職從擊劉

始
關戰輒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等追戰七盤城有功禽闢
於羊灌擢拜彭州刺史俄代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
中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瓘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霞寓有
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承瓘已執盧從史其軍相驚
乃遣霞寓諭之麾而大呼曰元惡縛矣公等宜自安卽脫鎧揖而
前衆遂定欲畱爲帥霞寓聞道去拜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
使討吳元濟也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隋節度
使遏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殆引兵趨蕭陂戰
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僞北逐之爲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詔貶
歸州刺史乃厚賂權宦召爲右衛大將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
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雲堆虜引去浚金河漑鹵地數
千頃改左武衛大將軍又節度邠寧位檢校司徒寶曆中疽發首
不能事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召卒于道贈太保霞寓位旣高言多
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爲佛祠請署曰懷恩以塞帝
疑俄又詔侮僚屬作慢語斥訕大臣其反覆自任類此

崔鄧魏衛李韓盧高列傳第六十六

終

唐書百四十一

唐書百四十一

李楊崔柳韋路列傳第六十七

唐書百四十二

唐書百四十二

李麟裔出懿祖於屬最疏父濬歷潤虢潞三州刺史以誠信號良
 吏開元中終劔南節度按察使贈戶部尚書諡曰誠麟好學善文
 辭以父廕補京兆府戶曹參軍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累擢
 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列國忠怙權疾之改權禮部貢舉國忠遷
 麟復本官改國子祭酒出為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祿山反朝廷以
 麟儒者非禦侮才還為祭酒封渭源縣男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再
 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崔圓
 踵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畱總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
 下三品封褒國公張皇后挾李輔國寢撓政苗晉卿崔圓等畏其
 權皆附離取安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恚乾元初罷為太子少
 傅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諡曰德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玉在武后時爲顯官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始天寶亂肅宗卽位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解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旣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卽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脩國史制下士相賀

於朝綰固讓帝不許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卽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劔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

穿敝唯綰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下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耶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斂也詔百官如第弔遣使會弔賻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諡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袞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諡曰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卽詣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畱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爲聞家第進

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袞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袞輒駁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猫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袞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二十六日羣臣不忍旣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

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袞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卽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袞爲罔上是日羣臣直經立月華門外卽兩換職以袞河

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啟丐填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畱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

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已慙服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卧而承旨若還第卽遣使咨決薨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鏑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嗣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植使卽喪次終服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覃同時爲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譽望蔚然元和中爲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賞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往雖

估踰其實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罪鎛鎛懼而止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旣卽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叟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佗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爲殿帷信乎何太儉邪植曰良史非見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內凋窶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

爲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爲難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構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羈旅寒躡願得官自效日訴于前皆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內慙罷爲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拜戶部尚書終華州刺史贈尚書左僕射
俊字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絜矜已之清視賊負者若讐以蘇州刺史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隣

部災荒不恤也俊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貨物益饒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田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行旣至畱自衛請度支給歲糧穆宗下其議俊固執不與弘正不得已遣魏卒俄而鎮兵亂弘正遇害俊之爲也時天子失德俊黨與盛有司不敢名其罪出爲鳳翔節度使踰年徙河南尹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曰肅
贊曰植輔政當有爲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淺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檻縶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爲天下笑俊吝財資賊又皆幸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勃繆其謀惜哉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惓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見相天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

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畱爲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遷團練副使俄爲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爲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爲尚書右丞朱泚軍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爲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旣而果爲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

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佗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爲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闈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今公奈何蹈前非顛立威福

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悟稍褻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卽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旣奏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遐異者？渾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詰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跪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卽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

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辯，好談謔，與人交豁如也。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諡曰貞。渾母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雖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歿，廬墓終喪。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增引直史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

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
靖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戶部郎
中入知制誥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沖怠不向學卽
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
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竝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
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羣臣
議處厚發十難誚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寢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
李紳逐爲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徙醜地
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
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古人疾
讒之深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按紳先朝舊臣
就令有過尚當祓瑕洗釁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建中時山東之

亂興宰相朋黨楊炎爲元載復讐盧杞爲劉晏價怨兵連禍結天
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繇是免逢吉怒至寶曆
三月赦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者以沮紳內徙處厚復奏逢吉緣
紳一人而使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
其條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荒暗月視朝才三四處
厚入見卽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
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
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
悟賜錦綵以慰其意王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
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
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豫未
卽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

討罪何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諭是夕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堂史湯鉢數招權納財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相府肅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爲別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滄并授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卽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寶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卽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

子遠小人始可爲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皆剗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大和二年方奏事暴疾仆香案前帝命中人翼扶之輿還第一昔薨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儒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嶷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讐正至萬卷爲拾遺時譔德宗實錄後又與路隋共次憲宗實錄詔分日入直創具凡例未及成而終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

授

聞建中未為長安尉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扈狩梁州排亂軍以出再中流矢裂裳濡血以策說渾瑊召置幕府東討李懷光奏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涼為虜所執死焉時隋方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泌者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明經潤州叅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肆不為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脩好冀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愍惻贈絳州刺史官為治喪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脩撰以鯁亮稱穆宗立與韋處厚竝擢侍講學士再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貺邪進承旨學士遷兵部侍郎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初

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為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皆上言改脩非是夫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為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擢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冊拜太子太師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為鄭注所忌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道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諡曰貞贊曰縮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

以加祐甫發正已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
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隋輔
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李楊崔柳韋路列傳第六十七終



唐書百四十二

安政戊午季秋初二日以方曆本遂校訂

廿納言夏長

